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八

詳校官總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十五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

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逺矣孔子没曽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

秉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諸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巳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要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

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

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巳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藴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

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壽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

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録舊臣後以爲黄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

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禄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

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䘏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熈寧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

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

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
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
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
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
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拊
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葢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

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
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
當為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
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
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
歷年不叙伐閲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
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
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

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閲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道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

至於邪僻牿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

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薫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恱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

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甞言今農夫祈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

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

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曁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

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徳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

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於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日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座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俟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

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吕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微旨其

論政治畧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人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

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爲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

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縱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謟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吕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詰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

為無罪犴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從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箠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

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楚宋鄭之墟久之惽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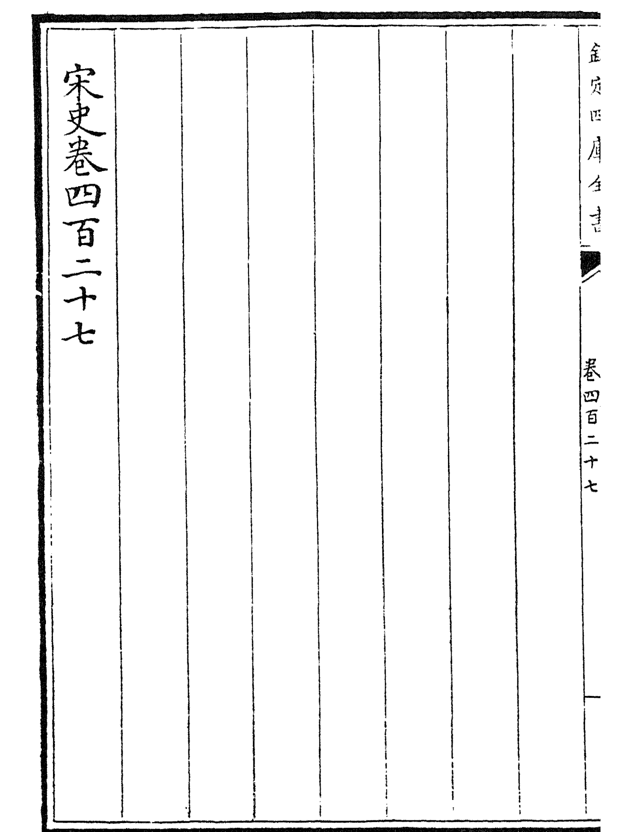
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
行窔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
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
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
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
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歳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
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
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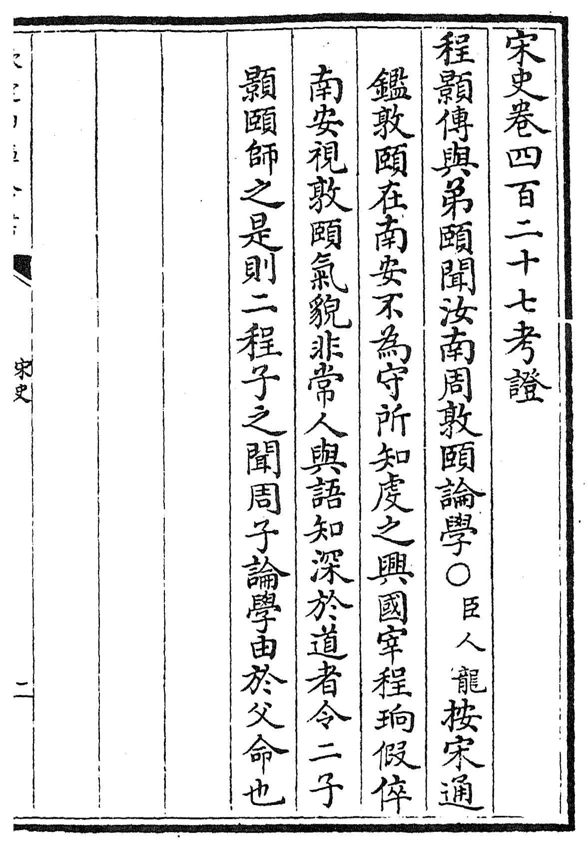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

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

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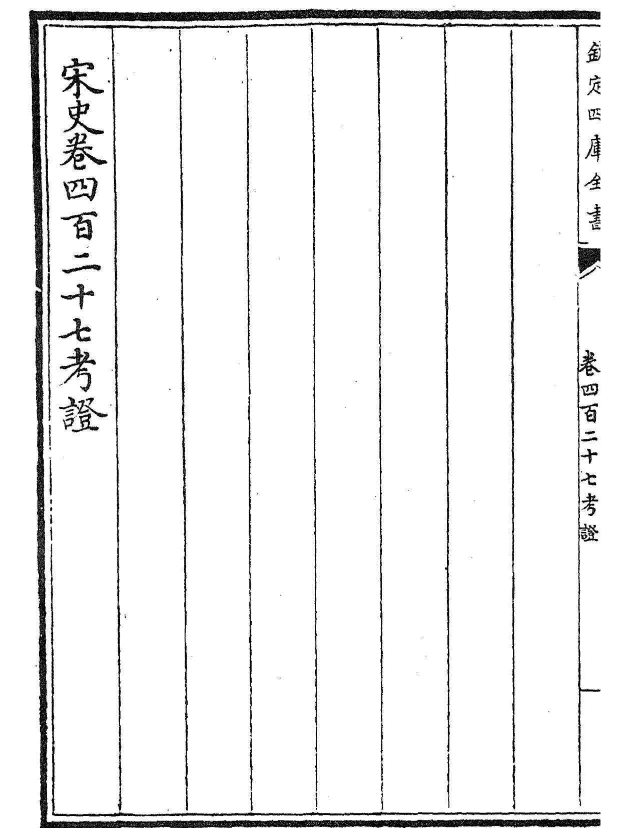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
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謂曰諸君欲
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
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
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温别有
傳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程顥傳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臣人龍按宋通鑑敦頤在南安不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是則二程子之聞周子論學由於父命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檄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於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明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

郎卒程頤謂其才氣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
孟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
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吕大臨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
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
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
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

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録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

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

得末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
末吕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
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
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
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
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
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
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
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没焞聚
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
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
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吕好問戶部侍郎邵
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

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卜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

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絶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

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惨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耳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

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

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来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

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

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禄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

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洎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

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録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幼頴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頴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
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
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
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
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
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録以

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

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師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令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

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二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反令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踰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

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蠧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尊推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

者耳目而故壊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
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
財之言非正理曽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
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
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
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

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説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説之害如此伏願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滛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説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㑹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

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襃顯而未及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襃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録乞恤勤王之兵乞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来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晩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

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彦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彦者從彦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彦即鬻田走洛見頤

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彦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彦必盡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奥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如堯舜向使子孫可

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

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

下必治盖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

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盖小人進則嘗有治世

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

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

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

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

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

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顧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偶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伺閒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偶不量

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禄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揺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擾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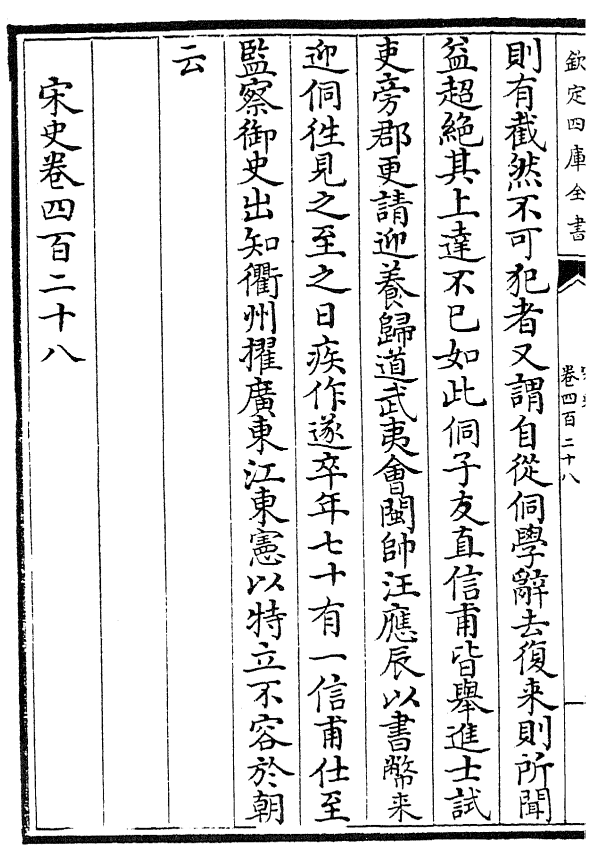
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

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

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黄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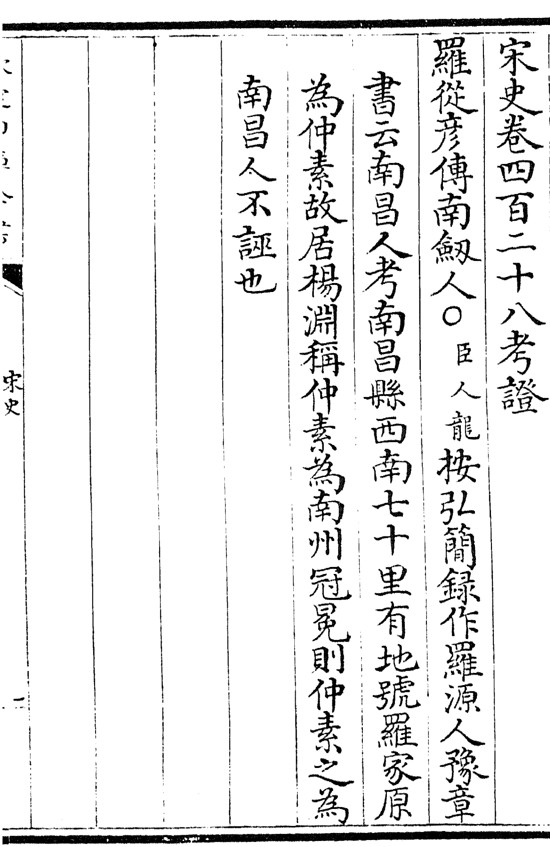
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曰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

羅從彥傳南劒人○臣人龍按弘簡録作羅源人豫章書云南昌人考南昌縣西南七十里有地號羅家原為仲素故居楊淵稱仲素為南州冠冕則仲素之為南昌人不誣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

謹案卷四百二十七考證第一頁前三行虔之輿

國宰程珣刋本珣訛瑀據程顥傳改

卷四百二十八第一頁後二行所蠲財什二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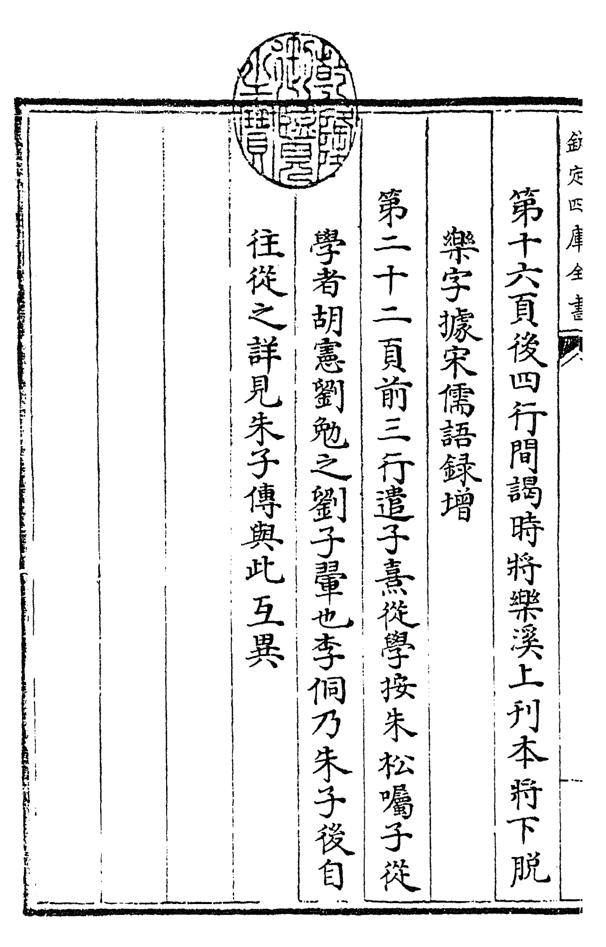
什訛行據監本改

第十頁後六行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刋本都城

訛城都據續綱目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飾六藝以文姦言刋本飾訛飭

據續綱目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問謁時將樂溪上刋本將下脱樂字據宋儒語録增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遣子熹從學按朱松囑子從學者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李侗乃朱子後自往從之詳見朱子傳與此互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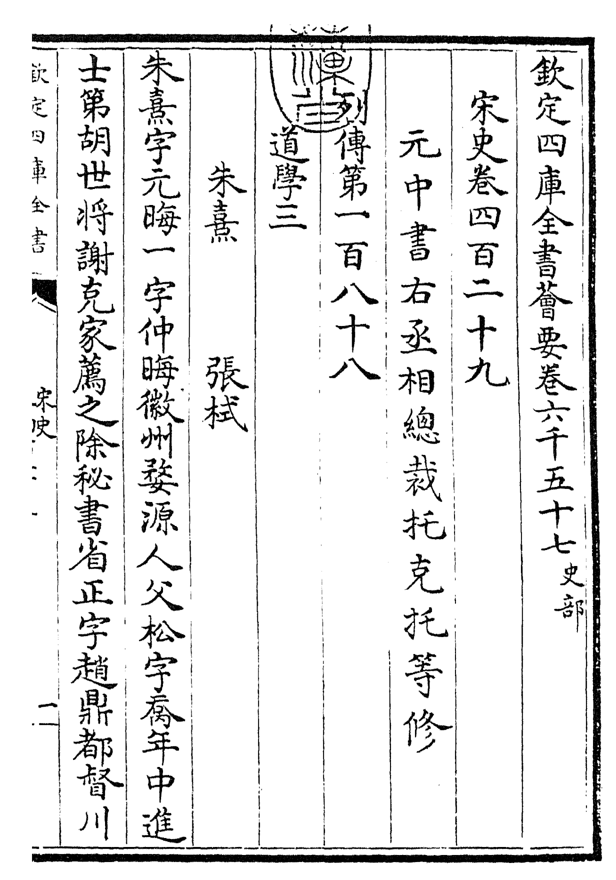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

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辟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勲吏部郎秦檜决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懐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

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

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視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賔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名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

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襃録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

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
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
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
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
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
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
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
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

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葢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

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彚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私排擠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将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賔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㫖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

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槖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

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葢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

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在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

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徃月來浸滛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單

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

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乗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

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

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
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
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
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
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
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
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

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雄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稍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
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無以為言熹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
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
縣為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
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
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

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召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

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髪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外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

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
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
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
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
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
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
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

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
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
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
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
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
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正於上風俗頽弊於下其為患
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
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

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科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闕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

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

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

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珪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諭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

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峒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

可謗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
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内則名體不正
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
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
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
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
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
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能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

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説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

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

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襃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巳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决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巳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别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而宗社生

靈嘗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勑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

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
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
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
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
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
之法一時倉卒不能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

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来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曽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㫖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説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王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徳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

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黄修注官劉光祖鄧駉封

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寳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

知江陵府辭仍乞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

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

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

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

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
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
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
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
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
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
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

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

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無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

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
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
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
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宫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
脱藁亦在學宫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
卷别録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

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来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曽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字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賛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

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
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
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
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
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
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王帛之使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

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感國而召冦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

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
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
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
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
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
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
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
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

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輙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國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

矣上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
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頼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
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
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盖必勝之形

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

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斥令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

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
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召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
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
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

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

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戸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頌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